

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

师东兵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

——粉碎“四人帮”集团纪实

毛泽东临终前眼泪汪汪地握着叶剑英的手，叶剑英打出重磅炮弹，要求毛泽东的遗稿，姚文元要电视台加长他的镜头。

●“四人帮”与上海余党遥相呼应
●毛远新的低劣表演
●迟群、谢静宜为“四人帮”摇旗呐喊
●华国锋终于发火了

●李先念当面讥讽张春桥
●“联络参谋”王震四处奔走
●汪东兴密访叶剑英
●叶剑英大智大勇，为人民立新功

J D Z G M Y D E S B T ▲

決定中國命運的二十八天

I
253
2003

92520

——紀念“四八事件”半個世紀

何慶堃 著

決定中國命運的二十八天

中國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01号

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
——粉碎“四人帮”集团纪实

师东兵 著 责任编辑 蔡 瑛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谭山书刊装潢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270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3次印刷

印数 14250—19750册

ISBN7—215—02391—5/D·499

定价 9.00元

第一章

一阵急促的铃声把他从刚刚迷糊的朦胧中惊醒，几乎是
从床上跃起来的。他两步并一步地跑进那间既是病房又是卧
室的书房内，心里暗暗为自己的敏捷、迅速而觉得稍加安慰。
但是，当他的目光和那双熟悉的眼睛相碰的刹那，他打了个
寒颤。那双眼睛里分明流露出埋怨、多疑、含愤的神色。尽管
他的眼睛在他脸上一扫，很快就消失了，却使他好像陷入负
罪的压抑中，如果自己眼前的病人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几次
奇迹般的恢复神智，他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道理很简单，他是一名医生。

而眼前的病人，则是深受中国人民衷心爱戴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

“我很奇怪，主席的病怎么会越治越坏？会不会又出现
一个白衣事件，在主席身边隐藏着特务集团？”江青咋咋呼
呼地对人说。

“白衣事件”，据说是苏联大文豪高尔基病重时，伪装成医
生的特务利用医疗之机进行暗杀活动的骇人听闻的案件。从
来说话轻率、随便的江青，大概没有料到，这句话一下子使毛
泽东身旁的医务人员，都罩上了一层恐惧不安的阴影。这种
压力，不是身临其境的人是难以感受到的。但那时，他知道

DK96/04

毛泽东的病情并不至于置老人家于死地，乘他神智最清醒时，他把江青的话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的嘴唇微微哆嗦起来，那双曾洞察一切的眼睛里顿时涌出大滴大滴的眼泪。他伸出手拉住鲁民的手，用含糊不清的语言说：“你们不要理她，我知道你们都是好同志。”

恰巧那天，江青又来看毛泽东。

毛泽东招招手，把医务人员都叫到他床前，他凝望了江青好长时间，才轻声问：“你说他们都是特务？你知道他们的特务头子是谁吗？”

江青被毛泽东突如其来的话弄呆了，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

毛泽东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就是我！”

江青一下醒悟过来，俯下身子将毛泽东搀扶起来，哽咽着说：“润之，你没有理解……”

毛泽东叹了口气：“医生们要是想害我，我还能活到现在吗？我自己的病，我心里清楚，你再不要难为他们，他们都是好人。”

这是几个月前的事。这一段来，鲁民眼见着毛泽东的病情虽然不断反复，身体越来越虚弱，但是他老人家的意志非常刚强，处理事情依然像过去那样谨慎、精细。每次给他吃药、打针，他都要过问药物的性能和作用，然后才服用和注射。稍微清醒时，他都要戴上给他锯掉一条腿的老花镜侧躺着看书、审阅文件。后来又改让身边人员给他读。直到今天下午4点钟，他还让他和秘书将他扶起来，阅读材料，听别人给他读书。可现在……

“我走的时候，主席还好好的能翻材料，怎么我刚请假一个多小时，就会变成这样？”江青永远也改不了她那动不动就训人的毛病，一张口总是那么盛气凌人。

“江青同志，从8点开始我们发现主席的手发凉，然后就报告医生，检查、会诊，从9点进行抢救。”秘书如实地向她作着汇报。

江青不好再说什么了，她扫了正在忙碌的鲁民等人一眼，语气坚定地说：“你们不要那么哭丧着脸，主席死不了。好几次他都转危为安了，我有充分的经验。”

一个小时之前，也就是1976年9月8日下午6时许，她揣着一颗惊恐不安的心，幽灵一样乘着红旗轿车遁入了北京新华印刷厂。这里是她树立的点，用她的话来讲：“我要把这里作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样板，刮他个12级的台风，把党内走资派彻底扫干净。”她在厂内不断地发表讲话，培养“批邓理论骨干”，组织重点文章，搞得神秘莫测，四邻不安。这一年8月27日，她的办公室收到了一封告密信，信中说：“中央某几个要害人物为了对付江青同志，特意在她身边安插了名为联络员的特务，千方百计搜集江青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及情报。他们还把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委派为北京市委的联络员。他们为了探取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公然委派了对新华印刷厂的联络员。”

江青看了这封信后，白皙而又红润的脸蛋给扭曲得有几许邪恶，紧咬牙齿冷笑了几声：“邓小平的复辟势力贼心不死，还敢在老娘头上搞动作，我要揪出这只黑手，给他个一网打尽。”自从这年4月5日发生天安门事件以后，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她就认为自

已反击的时候到了。她比谁都清楚，毛泽东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弥留的时机只能是以天数来计算。文革十年，自己已经在政治舞台上捞取了足以控制整个中国的势力，周恩来、朱德的逝世，搬除了政治上的最大障碍。对邓小平的再次批判，犹如一块压抑她的精神重石终于被掀掉了，痛苦地蹉伏了两年多的血液又重新勃勃生动，连外出活动和讲话也不再顾忌、僵硬死板，她想唱想跳想登上彩光四溢的讲台像文革初期那样出尽风头，使得一帮政治上不得意或怀揣政治野心的人对她寄托无限希望，朝她欢呼，朝她献忠，她则像当年哄诱红卫兵小将那样一扭柔韧腰肢放出微笑后再飘然而去，留给做梦都想升官的狂人们一片惊愕和狂想。有开头必有终结。如果说，文革开始使她进入政治权力的圈里的话，这些老资格的政治家们的消亡和垮台就应以她捞得最高权力而结束。她异常清楚，毛泽东病重弥留之际，是她和她的伙伴们剪除异己、扩大势力的最好关头，否则将来将面临着一场要付出空前代价的血战。

9月1日上午10时，经过一番思考后，她在那封信的摘要件上作了批示：“小谢、迟群同志，请将新华印刷厂的特务调查清楚告我，不要打草惊蛇！”她还特意要他们看罢这个批件后再退回给她。

小谢即谢静宜，原是中共中央机要处的机要员，很受毛泽东的支持和喜爱。那时，她是个年轻人，长的秀美漂亮，一对乌黑眸子像对小黑兔一样跳动不安。她之所以博得毛泽东和江青对她的器重并不是因为长相，而是她的机智和才干。文化革命搞了三年后，毛泽东对原来以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聂元梓这五大领袖为代表的红卫兵失去了

信任和期望，他以卓越的远见正构思着新的宏图。谢静宜很聪明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她和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职务的迟群一起奉命到首都大专院校调查后，得出了一个深受毛泽东赞赏的结论：“现在的大学生，都是从旧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依靠他们不仅不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且会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唯一的出路是到工农兵中间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那时，迟群刚好35岁，说话办事从容洒脱，给人一种刚毅、精悍的阳刚之气。他和江青是同乡，是山东省乳山县人，一个文武兼备的年轻军官。就凭这一点，毛泽东看准了他。

毛泽东仔细地听取了他们对清华大学所作的调查汇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后来，就让他们分别留在了清华大学，迟群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谢静宜任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紧接着的四五年间，他们在清华大学先后创造了一系列的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口号，致使教学质量迅速下降，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工作受到严重影响。针对他们的诸多问题，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4人通过邓小平，于1975年10月间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发了一些问题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82岁高龄的毛泽东，正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和前景日夜焦虑不安。虽然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中出现了他始料不及或他不愿看到的许多局面，但像许多强有力的政治家一样，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否定他在晚年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重大运动。刘冰等4人的信，显然犯了老人家的禁忌。

毛泽东震怒了！他看了那封信，当即使用铅笔在信件上写道：“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批示完毕，他又将毛远新、张春桥、姚文元、华国锋等人叫到他的书房，心情沉重地说：“清华大学出现了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而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反映。我就在北京，他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还要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嘛。所以，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给你们打个招呼，要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思潮。”

江青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和谈话，激动极了！她连夜召见谢静宜，一见面就紧紧拥抱住她，眨动着湿润的眼睛说：“你终于给我们争来了反击的时机。”

“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他们一定会跳的，我们想避免也避免不了。”

江青双臂一颤，不由自主松开她，仔细地把她打量了一番，好像想起了什么，点点头说：“到底是在全国最高学府里泡了几年，讲话的高度和深度都比以前有很大的长进。确实进步了。迟群同志也进步了，这回你们是因祸得福啊！”

“我们前进的每一步，都是毛主席和你支持的结果，没有你们，我们简直不敢想象。”

“你们在下面斗，我在政治局和邓小平们斗，斗得可厉害哪。这回你们看清楚了吧，刘冰的后台就是邓小平。邓小平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层人。”

“一层人？”谢静宜有些惊讶。

江青把谢静宜拉到旁边的沙发上，很亲近地抚摩着她的

柔软头发，很老练而又自信地说：“这次我们和他们斗争，是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要害问题而展开的。今年七、八、九三个月，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不断跳出来和我们较量，其目的就是要否定文革，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我看你们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开展一场政治斗争，进行大辩论，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

谢静宜得到如此殊荣和暗示，立刻回去和迟群研究，最先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成为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心腹干将。

所以，江青得知中央有人派联络员对她盯梢、搞她的材料的消息后，便把调查任务交给了这两个她最信任的人。

“新华印刷厂是我的点，也是毛主席的点。”江青把头发往后拢了拢，郑重其事地说：“这个厂在北洋军阀时代，是一个印制钞票的工厂，后来又变成日本人手下的印刷厂。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成为国民党伪中宣部的正中书局，当时所有成员都加入了国民党。现在的北京印刷厂就是由伪正中书局和由国民党投资的上海华夏书局、东北的几个小印刷厂以及我们的冀中平原日报印刷厂合并而成的，已变成有3000多职工的大厂。建国以来，这个厂的阶级斗争一直是极其复杂、尖锐、激烈的。从1968年2月开始，主席和我重点抓了这个厂和其它几个单位的运动指导，先后总结了这个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和在对敌斗争中坚持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还总结了他们整党建党、继续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建立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经验，极大地推进了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发展。”

讲到这里，江青站起来，样子显得很得意。然而，那仅是她自我陶醉的瞬间，很快她就沉下脸，板出那副愤怒的面孔：“现在，我到这里抓点就是要再总结一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所以党内走资派很紧张，千方百计地派特务搞我的鬼，整我的材料，获取我的情报。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你们一定要给我把特务问题查清。”

谢静宜和迟群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坚决而稳妥地执行。

江青对扎扎实实的工作和各种业务不感兴趣，她喜欢轰轰烈烈，喜欢大吹大擂，喜欢出头露面，喜欢前呼后拥。本来，毛泽东病重期间，亲自圈定了她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姚文元、陈锡联等人担任常务看护，轮流值班，但她不甘寂寞。就在布置完查特务的任务的当天晚上，她就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密商有关事宜，她准备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活动一番，促进一下批邓运动的深入发展。

“江青同志，我意此刻不宜离京。”张春桥忧心忡忡地说，“主席的病情时重时缓，万一有什么突变，你走了很难当机立断。再说，那个第一副主席不阴不阳，将主席守护得很紧，我怕他会节外生枝，另搞一套。”

“他敢！”江青轻蔑地笑了笑，“远新同志日夜守护着主席，你还怕那个姓华的？当初，主席决定让华国锋任代总理的时候，亲自对我说：‘花开是次要的，关键是叶落。花不开能结果吗？叶落花开结果，这是大自然的法则。’主席的这句话，我当时并不理解，现在才感觉到了他的分量。”

张春桥当然不会忘记这件事：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号文件，通知全党：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其实，叶剑英根本没什么病，只是曾在年初开政治局会议时他说了一句：“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希望年轻的同志们多做点工作。”于是，毛远新把他的话当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微微一笑：“不想干了就让别人干嘛。由锡联同志把军委管起来。我从来就不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浑毛猪！”

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叶剑英指挥军队的权力。对此，张春桥似乎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他的眼睛当时只紧紧盯着国务院总理的位置。周恩来逝世，邓小平遭批，这个位置本来非他莫属，没料到党的最高领袖偏偏从后头又提起个华国锋！联想到去年中央发出一号文件，正式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没到一年毛泽东便一反初衷，决心易人，他不禁感慨万千！

那天凌晨，昼夜不眠的张春桥看了一夜书，思考了许多问题，写了一篇题为“2月3日有感”的日记：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

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张春桥认定，毛泽东作出上述决策，是过多地接触华国锋等人，受他们影响太大造成的，所以他不愿意让江青在毛泽东病情最沉重之际离开北京。但江青是个十分任性而又固执己见的女人，她决定了的事别人谁也无法改变。

“你去大寨，我建议你请示一下主席。”张春桥说，“只要主席同意了，就可以以主席委托的名义去工作。”

“那当然。”江青说得很轻松。

毛泽东听秘书小张念完江青请假去大寨的报告，轻轻地摇了摇头。那时他的精神似乎很好，吃饭也多了些。摘下输氧罩，戴上那副一条腿的眼镜他还看了一会书。但鲁民清楚，生物的衰亡具有一定规律的反常特征，当生命即将终结时，人的心脏和机能会在一个特定阶段变得活跃起来，使人在身体的各方面仍然自我感觉良好。这在医学上称之为“回光返照”。但他不敢跟任何人提及这个话题。

江青听说毛泽东不同意她去大寨，亲自赶来说服他了。

“主席！”她改变了称呼，“当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究竟还有什么问题，我要去大寨做些调查。6亿多农民眼睛看着大寨，不做调查研究取不得发言权哪！”

毛泽东将左手放在嘴边，打着呼噜对她说：“研究国内

问题，注意国内问题就是你的任务。”

“到大寨正是为了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呀！”

毛泽东皱了皱眉头，叹了口气。

江青每次来到毛泽东身边，总要给他翻身，擦擦背，抓住老人家的双手活动四肢，还要不停地往他身上涂抹爽身粉。她狠狠地瞪了工作人员一眼：“他们是嫌脏还是懒怎么的？这么热的天也不给主席常换褥子！你们对党的感情跑到哪里去了？我看除了玉凤勤快负责外，你们都很懒，纯粹是应付！”

大家都已习惯了江青的这套作法，她训人的时候，谁都不吱声，有的干脆躲了出去，等她走了再进来。

“主席，你看这些材料，多么的怵目惊心！”江青说着，便又拿来一座台灯放在毛泽东床前，将他扶起来给他阅读。

鲁民实在忍不住了，轻声对她说：“江青同志，主席的床头灯光已很强，主席的病情怕热，请你最好还是……”

“我就知道你们想利用主席的病情封锁消息。你们知道当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多么的尖锐复杂吗？弄得不好，我们国家就有变色的危险！”江青冲着鲁民训斥起来。

毛泽东简单地翻了翻材料，颤抖的手略微一抬，说了声：“去吧！”

第二天，9月2日江青乘上有七个车厢的专列，和许多作家、演员及随行人员来到大寨。她的眼睛嘴唇由于连日睡眠不足显得略微肿胀，但却故作轻松，竭力把自己装扮成胸有成竹的样子，一见大寨的社员她就堆出满脸笑容：“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毛主席身体很健康，主席要我来

过问一下大寨的批邓运动。”她连续两天，跑到大寨田里和社员谈话，上虎头山视察，到贫下中农家里慰问，大讲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意义。前来接待她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心里很纳闷，弄不清江青此行的目的。而那隐藏在这位自称“左派领袖”心中的秘密永远只有她和可怜的少数人知道。

9月5日晚上9点半，中央办公厅给大寨打来电话，通知江青火速回京。当随行的警卫人员将刚刚进入梦乡的江青从床上叫醒，向她报告了中央的电话通知后，她的脸陡然一变，立刻意识到是毛泽东的病情发生恶变。她强作笑容，故意轻松地说：“没有事，你们谁也不要慌，一定要走得自然。”她匆匆起了床，将几个随行人员叫来打扑克，以掩饰自己紧绷的神经。她在从阳泉乘火车到石家庄、又从石家庄改乘飞机到北京的途中，不停地看手表，打牌总出错。那个随行的亲信已经看出了她的慌乱，乘她解手的时候悄声嘱咐：“别紧张，外面的人不了解内情，北京不等你回去是不敢贸然行事的！”

“主席怎么样？”

“刚刚睡着。”张春桥见江青回来，悬在心中的石头落了地，“这几天主席的情绪极不稳定，经常出现休克。我看华国锋、李先念、叶剑英他们也活动频繁，已经出现了可疑预兆。汪东兴也尽量往他们那边靠，我怕出现意外。而且主席也让你立即回来。”

江青喘了口气，以老练的口吻说：“告诉远新，一定要记下主席这个期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

张春桥点了点头，从皮包里拿出一份报纸的清样说，

“这是北京日报记者写的消息，文元示意北京市委负责签发，但他们终于扣押了。这个试探很说明问题，北京又快变成独立王国了。”

张春桥走后，江青来到毛泽东的卧室兼病房，见他正在熟睡，没敢惊动，到了旁边她的值班处。她才展开清样仔细地看了起来。

这篇消息的标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消息写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于8月26日，冒雨先后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看望和慰问广大群众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鼓励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积极支援灾区人民。”

看到这里，江青陶醉了。这段精彩的导语正是她要达到的目的，这一段来的活动不正是为了在群众中表现出唯有她才是真正代表毛泽东形象的吗？她继续往下读道：

“在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汇报提纲》、《条例》，掀起批邓新高潮的大好形势下，在防震抗震、支援灾区的紧张战斗时刻，江青同志来到这三个单位的群众之中，体现了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首都人民的亲切关怀，极大地鼓舞广大群众和干部，夺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底下的没有必要看下去了。她把清样重新装进文件包，站起来想着自己的心思。看来，那些人已经横下一条心，坚决遏止她发挥更大的作用，其要害就是要破坏批邓、反击右

倾翻案风的斗争。这点，在她的思绪中越来越清楚了。她又想起了那封来自新华印刷厂的告密信，中央有人派特务监视她的事件还没清查。于是，一种烦躁和暴怒又涌上心头，她真想扑过去撕碎那帮使她的尊严遭到严重挫伤的人的面孔，还想将遏制她所有人砸个稀巴烂，那样也不解心头之恨。

9月7日，毛泽东的神智又清醒了。

他在身边护理人员的帮助下，吃了些米饭，喝了点牛奶。这时，他的思绪回到了日本的国内状态上，他了解一下三木的情况，但他已失去了用语言表达思维的能力，咕嘟了几句，身边人员听不懂他的话。显得很憔悴的毛泽东见毛远新不在身边，伸出颤微微的右手用指头在床上划了三划，然后再敲敲木床边，表示“三木”，但是他们还是不明白最高领袖的意思。

恰巧，江青穿着那身灰制服进来了。她见毛泽东恢复了神智，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握住鲁民的手说：“你们为抢救主席作了贡献，你们应当高兴嘛。你看我，每来到这里都很兴奋，你们应该感到光荣。”

鲁民正在悲痛、焦急，没有搭理她的话，让人推过心电图示波监护器，准备为毛泽东检查身体。

“等等！主席要看材料！”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帮他戴上老花镜，取出他要看的材料让他阅读。她一边帮他翻着，一边凑到他耳边说：“国内的问题很严重，有人总要干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我很为此事担心。”

毛泽东满是皱褶的脸开始抽搐起来，两手不住地开始抖动。鲁民见状，不断地给江青使眼色，示意她不要再说了，